書介

圖文：草 草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

定價：新台幣280元

作者：岩崎夏海
譯者：加藤嘉一
出版：新經典文化

熱血青春小說加上管理學經典，這是史上第一本。他是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被譽為管理學之父，他寫的《管理》是經典中的經典。她叫川島南，討厭棒球卻始料未及地接任高中棒球隊經理。她一邊讀《管理》，一邊努力打造一支創造感動的球隊。她運用行銷知識，與每位球員個別面談，把大家的心聲納入球隊運作中。她重整編制，打破價值認定的成見、不浪費任何一位球員的強項。她解決教練的溝通障礙與心結，研擬新戰術，用毫不起眼的方式打出精彩的比賽。她與其他社團結盟，合力把榮譽感與團隊精神推向球隊的高峰，讓「打進甲子園」不再是空泛的幻夢，而是清清楚楚就在眼前、指日可待。

一路兩個人

定價：新台幣2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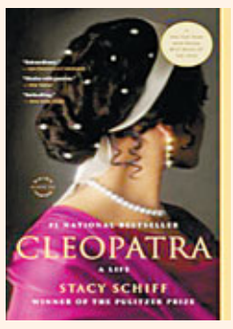
作者：葛兒．卡德薇
譯者：張讓
出版：時報文化

這書是普立茲獎得主葛兒．卡德薇在摯友亡故後八年，走出思念幽谷而書寫，由散文名家張讓譯文。書中描寫兩個成熟獨立女性間的友誼，希望藉由這份真實友情，讓台灣讀者思考「知己」的存在和對生命的意義。這書去年8月在美國出版後榮獲全美書評媒體一致推薦，獲選亞馬遜年度百大編輯選書，並榮膺《出版人週刊》非小說類選書年度第二，僅次於搖滾女歌手派蒂史密斯自傳。

Cleopatra

定價：美金12.99元

作者：Stacy Schiff
出版：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普立茲獎得主、傳記作家Stacy Schiff，這次研究的可說是世上最出名、也最受爭議的名女人，埃及豔后：克莉歐佩特拉（Cleopatra）。在不到40年的一生中，這位傳奇女性重塑了古西方羅馬的歷史，赫赫有名的凱薩大帝與安東尼都是她的情人。出名，甚至是惡名昭彰，克莉歐佩特拉在歷史中總是一再被誤解。莎士比亞與蕭伯納成為她的聲音；米開朗基羅與伊莉莎白泰勒塑造了她的容貌。埃及豔后的真實面目就這樣淹沒在歷史洪流中。Stacy Schiff成功地辨析歷史與傳說，將這位傳奇豔后的一生首次真實呈現在大家的面前。

Oh! Father

定價：新台幣380元

作者：伊坂幸太郎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這是以《死神的精確度》風靡文壇影壇．愛與和平好青年——伊坂幸太郎，首度報紙連載之長篇作品。1個高中生一出生就有4個性格鮮明的父親，當這心愛的兒子被捲入一起暗殺陰謀，史上最強父子情將如何譜寫這部爆笑、催淚親情、娛樂動作片？這大概是伊坂最富娛樂性的作品，讀來只覺酣暢淋漓。

罪行

定價：新台幣250元

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
譯者：薛文瑜
出版：先覺出版

他是德國知名的辯護律師，他的工作就是維護「人之為人的尊嚴」。面對看似冰冷無情的案件，作者馮．席拉赫深入每樁罪行的原點，用11個有如紙上電影的故事，展現不同樣貌的人性難題。沒有絕對的是非黑白，離奇的情節讓人感同身受，又對故事人物的處境不勝唏噓。仔細看看他們，可以更了解我們自己。這個德國最會說故事的辯護律師，將會撼動你對人性、罪行、愛與罰的一切判斷。

張大春 快意江湖

5月，深圳的傍晚，與張大春初次見面。一襲黑衫，瀟灑幹練，他自我介紹道：「我是山東人。」濃重的台灣口音撲面而來。山東人的身份，是父輩對家鄉的記憶，也讓他跟腳下的這片土地接通了地氣。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李望賢 深圳報道

■張大春在深圳大學為學生賦詩一首。

一小時後，張大春登上深圳中心書城的講座，講述「城邦裡的民國軼事」。此時，他是小說家，《城邦暴力團》的作者，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者。憑借這部57萬字的武俠小說，張大春一面向西方作家艾柯、卡爾維諾等人致敬，一面尋找着通往「張氏江湖」的終南捷徑。

叱咤文壇三十多載，張大春的創作跨越各種風格流派，古典小說、武俠小說、文學理論等都輕鬆駕馭，筆調戲謔，雜學招搖；張氏小說，往往歷史和杜撰虛實相生，題材莫辯，沒有套路可循。因此，他也得到台灣「文學頑童」的雅號。

竹林是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江湖在哪裡？它就在人的心裡。以金庸、古龍、梁羽生等為代表的新武俠風靡三、四十載，武俠小說風格也隨着這幾位宗師的封筆或去世而成為一個無法逾越的高山。如今，山還在那裡，卻無人登頂。張大春的《城邦暴力團》，讓我們看到了武俠的另一種可能：江湖不老，已是另一個江湖。

這個江湖，張大春給了一個名字，叫做「竹林」。他說，「竹林是一座看不見的城市。」

就是這個叫做「竹林」的江湖，濃縮了一部中國現代史，三段不同人物的歷史交織盤錯：一是從漕幫老大萬硯方死後，他的朋友們留下七部著作，拼湊起清代民間傳說中的江湖會黨的內部爭鬥史；二是從1937年「老頭子」和「萬老爺子」會面，漕幫八千子弟參加抗戰開始，之後桐油借款、周鴻慶事件、黃金運台，一直到萬硯方流落台灣，因暗中阻止「反攻大陸」計劃而被狙殺的風雨民國史；三是敘事人張大春為追尋歷史線索而搜集材料並逃亡的冒險史。

緣何寫作這麼一部武俠小說？張大春解釋道，大家都以為武俠小說盡在金庸，其實平江不肖生寫《江湖奇俠傳》時，也沒想到武俠小說會有甚麼未來。「後來出了金庸，把他之前的武俠小說一掃而空，『一洗凡馬萬古空』。武俠小說就沒有另外的可能性了嗎？武俠沒有應該的樣子。我想要寫出一部與金庸老先生不同的武俠小說。」

少年時初涉「江湖」

《城邦暴力團》開頭第一句就彰顯了張氏獨有的虛實相生的實驗寫法。他在講座現場講述了一段少年時期初涉「江湖」的經歷，作為給讀者的交代。

和許多外省人一樣，少年張大春住在中華路、西藏路口附近，俗稱「南機場公寓」，這裡經常有幫派分子出現。張大春幻想通過練功夫自保。有一年，他突發奇想，在院子放了一個打拳擊的氣球，每天放學就衝回家練踢腿，甚至後來用墨汁染黑跆拳道腰帶，並在袖口寫上「忍」字，彷彿自己真的成為練家子，震懾敵手。

這一切只是一個弱冠少年狡黠的伎倆，只為掩飾作為「外省二代」心中莫名的恐懼。誰能想到，這樣的舉動卻讓張大春成為一個小男孩心中的偶像，前來拜師。推脫不了，「大頭春」硬着頭皮收徒，亂傳招數，但小男孩後來竟是全台灣國中組銀量級冠軍。這段收徒的回憶就成了《暴力城邦團》的正文第一句：「孫小六從五樓窗口一躍而出，一雙腳掌落在紅磚道上，拳抱兩儀、眼環四象、氣吐三分、腰沉七寸，成了個蹲姿。」

武俠沒有既定的模樣

這部小說的文風和節奏，由此奠定。張大春最終將《城邦暴力團》寫成了一部群體的逃亡史：任何時代任何階層，都可能不斷被追捕、壓迫，渴望脫離控制。陽光下看似溫暖的東西原來是那麼的冰冷無情，理想、夢、美好的道德標準，都是如此。人們要逃離哪裡？不只是逃離黑社會，還要逃離白社會，逃離光明的社會。除了躲避傷害，有人渴望擁有逃離體制、抵抗權力、拒絕媚俗的權利和空間。

對一部文學作品，或許一千個讀者可以有一萬種解讀，作為作者的張大春，也為自己保留不斷變化、詮釋的權利。當讀者將故事的線索人物「張大春」代入為作家本人時，張大春又開始否認自己在書中的角色。

他說，武俠沒有一個應該的樣子。當作品模糊化之後，武俠就更大一些，比如人所重視的價值，比如中國傳統的忠義，還有「信」。後來，這些價值被擴大了，金庸為武俠加入了愛情：在武俠的世界，為了很多小承諾可以殺人、犧牲。「武俠小說內部被伸張的價值已經在不斷擴充，我只是把場景從悠遠荒渺的古代拉到了我的身邊。」

跟學術界開個玩笑

小說就像一個實驗台，張大春嘗試將青春小說、古典小說、武俠小說揉搓嚙合。《城邦暴力團》充斥着各種「獨門秘籍」——詩詞、對聯、字謎、星相、武術、醫道、卦算。竹林猶如張氏的獨家秀場，浸淫二十多載，一朝酣暢。

「唸大學後，我一直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個以寫小說為職業的人。我甚至以為，讓整個人最有價值的時候就是說一點謊話，哄一下人，在茶餘飯後帶給朋友一些愉快的想像，而他們不能分辨真假，這是最大的價值。也是基於這個我展開了我比較密集的寫作事業。」他的作品也被阿城評為「一打開，撲面而來一股小說腔。」

不要以為張大春只有一門武功。「文學頑童」的左右搏擊之術不遜「老頑童」周伯通。在文學理論領域，張大春考證出孫悟空不是吳承恩虛構出來的人物，而是一個朋友叫孫覺虛，又替孫覺虛捏造了他寫了古文和日記，以及一些不為人所知的文案。由此寫過《猴王案考》。事後，張大春換了一個筆名寫文章糾正了自己的錯漏，並藉機把張大春罵了一遍。之後，他再以張大春的名義寫答辯，指自己抄襲了別人的文章，接着再答辯，開盡學術界的玩笑。用他自己的話說，「就像老布什打了一個小噴嚏，把紙吹散了，然後再把它黏回去的時候，就黏錯了。」

有人質疑他不負歷史責任，他聳聳肩，又恢復了深沉。「我沒有辦法辯解這樣的問題，當小說看起來那麼像小說我就不想寫小說了，當考證正兒八經的時候我就想寫一些。我們一些想像建立在我們熟悉的講話的強調上或者敘事的強調上。換言之我們對真實的認知也許從來都不是因為那個事情是真實的，而是敘述的方式讓我們感覺是真實的。」

如今，張大春轉向古典文學，並致力於推廣中國古典文化。5年前，他更發過宏願：希望能夠有更多的人認識中國的古典詩；希望更多人接近中國的京劇和昆曲；希望有更多的人拿起毛筆來寫字。為甚麼是這三樣東西？他說：「因為我只有在這三樣東西上才看到比較真實的國族地圖，比起我們曾經有過類似想像的革命的名字都更實在。」

江湖之後是民國

1988年，張大春第一次到內地。當看見北京郊外白楊樹上新長出的新芽時，他突然淚流滿面。轉眼20年過去，這片土地對他已不再陌生。他的作品也是如暴風驟雨般風行一時，所到之處，媒體熱議，讀者追捧，可謂「天下何人不識君」。

《城邦暴力團》10年前在台灣出版後就引發華語文壇轟動。今年1月，其簡體字版在內地出版；5月，張大春在廣州、深圳、杭州、南京、上海舉行讀者見面會。活動主題為「城邦抱力行」，源自張大春的創意：「互相擁抱給力！」

張大春正在寫的另一部小說叫《這就是民國》，已經在《南方都市報》開闢同名專欄。「我想要營造一個理解民國的回路，會借由大概100個人物，包括嚴復、蔡元培、梁啟超、胡適之、陳獨秀、魯迅等，每個人寫一段，每個人又都可以透過古典詩來跟另一個人發生關係，因為他們有的人寫詩，有的人評論詩，有的人的處境被別人用詩形容過。這些詩串聯起來的關係，不是巧合，而是有意的，要去設計。」張大春說，這本書在語文上比較密，也比較「文」一點，「當然就會跟我過去的小說完全不同」。

超越「共識」的聲音

書評

文：彭礪青

一直以來，政治哲學傳統教曉我們，「政治」是尋求「共同的善」（the common good）；另一方面，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亦建基於一種「領導原則」（arche），當我們接觸政治的時候，總得依循着一種共同綱領或遊戲規則，進行理性的對話。在哲學史上，被命名為「邏各斯」（logos）的「言談」總是主宰了言談的形式，而感性或不具完整意義的發聲僅被當作「聲音」（phoné），按照「理想國」的哲學傳統，這些聲音總被忽視。

正是這種視而不見的論述，使研究工運及學運多年的洪席耶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決裂，轉而尋找一種更能代表基層感性聲音的激進立場。洪席耶重新賦予這些「聲音」以感性的意義，這些聲音的「感性」特質恰好與洪席耶在《美學政治》所闡述的「感性分享」（le partage du sensible）不謀而合。這種「感性」（aisthesis）正是「美學」的詞源，它一直在哲學和科學的理性言說和管轄之下，然而無產者及社會最低階層者的訴求力量卻在於這種「非理性」的異議聲音，這種被亞里士多德蔑視的聲音正是一種真正屬於群眾也不能被理論所「正名」的反抗。

然而他們一直被貶低，因此，洪席耶反對將政治哲學家將他們納入傳統論述中去論述他們在「政治」原則上是否「正當」，洪席耶更批判議會民主的「共識政治」，因為「共識」早已淪為既得利益者的分贓，而洪席耶卻追求不協調的「歧義」。書名《歧義》譯自「la mé sentente」這個法語詞彙，它具備豐富的政治意涵，可解作「不協諧」、「異議」和「紛爭」。

《歧義》在洪席耶的政治哲學著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他重新評價自古以來一切聲稱追求「共同的善」的政治秩序，並透過發掘政治哲學傳統中的「無分者之分」（part des sans-part），將政治行動提升到廣泛的層面。所謂「無分者之分」，指一切處於政治討論以外的「無持分者」，如古代城邦的奴隸或當今社會無公民身份的雇工，他們在任何政治制度無法享有「持分」。

書名：歧義
La mé sentente
作者：洪席耶
Jacques Rancié re
譯者：劉紀蕙
出版：麥田
出版日期：2011年5月

洪席耶將柏拉圖藉「領導原則」構想的「理想國」稱為「元政治」，而把霍布斯那種建基於「主權」及「契約」的「國家理論」稱為「類政治」。對洪席耶來說，霍布斯「國家理論」的問題更好地說明了審視「無分者」之必要性，因為霍布斯的契約理論對象為將主權交給國家並藉由國家擁有權利的「持分者」，忽略了更多在國家主權下不被看見的「無分者」。洪席耶也批判馬克思將「人民」定義為階級的論述，今日西方社會的移民工群體實際上早已在傳統馬克思的工人階級論述以外而無法被定義，洪席耶這種立場也表現出對蘇聯斯大林主義政制的反思和對阿爾都塞式馬克思主義的超越。

《歧義》在洪席耶的著作中，最完整地闡述他對政治哲學及現今政制的反思，也是這些反思的奠基之作。他在《民主之恨》對於民主與共識作出反思，在《哲學家及其貧乏》中繼續討論柏拉圖的「理想國」及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構想，這些論述基本上可在《歧義》中找到線索。然而讀者除了看出他對一切稱之為民主體制的深刻批判或對政治哲學論述的反思外，也可以發現洪席耶為擴展「政治場域」而作出的努力，這些新的場域必然與「共識政治」抗衡，而且蘊藏更多「歧義」或「歧見」（dissensus）的可能。洪席耶以「人民」（dé mos）為「無主體」之「主體」，無論他們是否總是遭到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蔑視，或被馬克思誤稱為「階級」，他們在洪席耶眼中總是啟動「政治」的那群人。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